

爱的反思

● [苏] 维克托·金等著 周柏冬等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



爱的反思

〔苏〕维克托·金等著

周柏冬 袁亚南 吴德艺 武平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爱的反思

〔苏〕维克托·金等著

周柏冬 武平 译
袁亚南 吴德芝

责任编辑：常 青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263000

印数：1——11000

ISBN7—217—00135—8/I·60

统一书号：10109·2118 定价：2.45元

新书目：87—37

目 录

敌后	(1)
山重水复	(8)
英的憧憬	(19)
记事簿的风波	(29)
见义勇为	(47)
口径六英寸的大炮	(64)
路遇中年人	(79)
冤家路窄	(92)
一千卢布	(102)
罪有应得	(113)
一片碎骨	(122)
医生的职责	(132)
一条断腿	(144)
小小石膏狗	(156)
留在这里吧	(171)
咖啡馆	(177)
小小的请求	(183)

不必担心.....	(189)
她哭了.....	(196)
这不会死人.....	(204)
表演以后进行.....	(215)
我还有所作为.....	(230)
遗像	(253)
不解之谜.....	(255)
美满家庭.....	(266)
炮火纷飞.....	(278)
寸步不让.....	(287)
战争残骸.....	(302)
生命犹存.....	(317)
爱的反思	(327)

敌 后

【苏】维克托·金著 周柏冬译

维克托·金是本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文坛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他本名是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苏罗维金。1903年生于鲍里斯特格列伯克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18年加入共青团，1920年入党。维克托·金初时在本地做青年工作，他白天参加义务劳动，傍晚到大桥边与土匪进行枪战。十七岁参加了与安东诺夫匪帮的战斗。十八岁开赴波兰战场作战。1922年，十九岁的维克托·金受党的派遣去西伯利亚，进入白匪后方进行地下工作。这个铁路工人的儿子手握钢枪胸佩共青团徽章从华沙城下一直战斗到伯力。1923年维克托·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市，后来到莫斯科。从1925年起为《共青团真理报》和《真理报》撰写小品文。在这期间，他就读于新闻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中文系。

维克托·金的命运与第一批应召的共青团员的命运休戚相关。1923年，维克托·金当时在乌拉尔任一家共青团报纸的编辑。他曾画过一张宣传画自娱。在这张宣传画上，他画

出自己的向往和爱好：他喜欢自己主编的《接班人报》，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画面上有一枚共青团徽章。左下角——一支手枪，那是他国内战争时期形影不离的伙伴。上方是白云，白云里写着“大学”两个字，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右边画着药瓶和药方，那是过早衰老和疾病的象征。维克托·金就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表达了《敌后》^①中的主人公马特维耶夫和别扎伊斯所属的那一代青年的思想和气质。

1928年维克托·金的小说《敌后》问世。这本著名的小说使年轻的作家一举成名。1931年出版一本名为《电刑》的小品文集。同年，他作为塔斯社特派记者去国外。他以为这一去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但事与愿违，他在意大利和法国度过了整整五年时光。在国外繁忙的记者生活空隙时间他动笔写了关于记者生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部小说，可惜均未完成。1936年回国。

维克托·金是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暴风雨中诞生的》一书的编辑。他曾对该书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奥斯特洛夫斯基为能遇到维克托·金这样的编辑而感到幸运。他把维克托·金当作自己的知音。

1937年，维克托·金任《莫斯科记事》编辑。不久，在肃反中被捕含冤而死，时年三十五岁，正值锦簇年华。多年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正因为如此，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

① 原名《在那一边》，根据内容作了改动。——编者注。

对中国读者是陌生的。

《敌后》是一部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尚的革命情操、丰富的思想感情、复杂的心理活动的重要文学作品。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年代苏联文坛反映国内战争的重要作品有七部：《夏伯阳》、《起义》、《铁流》、《毁灭》、《敌后》、《两姐妹》、《静静的顿河（第一部）》^①。二十年代文学主要反映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但缺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的艺术剖析。二十年代末期在文坛上开始出现一批着意刻画革命战士思想、情操、道德风貌的作品。《敌后》即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

《敌后》立意超拔。在这部小说中，收入作家视野的既不是一个军，也不是一个师，甚至也不是一支游击队，而仅仅是两个年轻战士：共青团员别扎伊斯和马特维耶夫。故事的主要情节发生在漫长的旅途上，别扎伊斯和马特维耶夫作为国内战争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受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派遣，从莫斯科出发，到远东的伯力城，在战线的“那一边”，在白匪残余分子盘踞地区的后方，将各个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他们最初乘火车，而后坐雪橇，历尽千辛万苦抵达伯力。不幸在一次与白匪的遭遇中马特维耶夫受伤，失去左腿。马特维耶夫身残志坚，不甘心躺在病床上。他积极参加地下活动。一天，在贴传单的时候，被白匪

^① 《苏联俄罗斯小说史》（俄文版）197页。

发现，经过英勇搏斗，最后壮烈牺牲。

故事情节并不曲折，然而主人公在漫长的旅途上的自我剖析是异常广阔和深刻的。旅途的特定环境正好使维克托·金能够集中自己的笔墨去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一路上，在破旧的火车车厢里，别扎伊斯和马特维耶夫忽而促膝谈心，忽而激烈争论。他们谈着生与死、爱情与友谊，抒发他们对战斗岁月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互相倾吐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最真挚的情愫。他们说着把他俩紧紧维系在一起结成骨肉兄弟的共同语言。这是在人类语言中不可多得的、最美好的语言，表现了他们对革命、对祖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伟大的献身精神。

维克托·金在自己的小说中设计了颇有新意的矛盾和矛盾焦点，从而开一代小说之新风。《敌后》里的矛盾和冲突已经不是早期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的，简单的“拥护”和“反对”革命，而是更深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冲突和净化。毋庸置疑，无论是别扎伊斯还是马特维耶夫都是革命的忠诚战士，在这一点上，也是在这最重要的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是置身于这花花世界千变万化的事物之中的别扎伊斯和马特维耶夫无论是在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方面，还是性格气质方面都是不完全一致的。作家并不过分美化自己笔下的人物。他在讴歌主人公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缺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笑。每个主人公都有自己的缺点，都有彷徨，都要犯各种错误，因为他们是活着的人，而不是没有情感的“短皮外衣”，在二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短皮外衣”式的共产党人的

文学形象比比皆是。别扎伊斯和马特维耶夫是两个来自生活的、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形象。别扎伊斯一心向往着建立丰功伟绩，马特维耶夫却自命为“没有出息的”实干家。别扎伊斯给人们的感觉似乎憨直可爱，思想简单，缺少感情，甚至缺乏人情味。在他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时候竟说道：“我的天啊！为了一个老太婆竟引出这么一大堆话来！”马特维耶夫的性格与别扎伊斯迥异，他热情奔放，但又失之理智，不但糊里糊涂地爱上了作风轻浮、极端自私的丽莎，而且还听信了她的不负责任的有关婚姻自由的荒唐话。两个主人公之中哪个更富幻想，哪个更务实际？作者并没有用一个现成的框框去套。在小说里，两个主人公的地位不断互相交换。有时务实的马特维耶夫去劝阻易于感情用事的别扎伊斯，有时头脑不冷静的别扎伊斯却比马特维耶夫更理智一些。这即是用来描写多棱面的人的性格的艺术手法——“心灵辩证法”的妙用。作品的深度也即在于作者没有仅仅用一条单线去勾画两位主人公在各方面的差异，而是将他们置于火热的生活中一步一步地去披露他们的内心世界。作家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给我们以启迪：人的心灵是个多么复杂的世界。在人们复杂的心灵里，有对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也有空想、幻想和轻信。在现实生活中，在严峻的革命斗争里人们的精神得到陶冶和净化，新一代人的品格和气质受到锤炼。而在这里受到锤炼的性格才是最美的，最坚强有力的。

平凡孕育着伟大，伟大寓于平凡。只有不拒绝平凡工作的人才能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这是作者力图通过《敌后》里

的艺术形象向人们揭示的真理。别扎伊斯自认为是一个思想纯正的革命者。“世界对于别扎伊斯来说是一幅简单的图画。他相信世界革命如果不在明天，势必在后天必然爆发。他从不忧愁苦恼，也不给自己提出任何问题，更不写日记。”生活却偏偏找上他。当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必须亲手处决一个敌人的时候，怜悯和厌恶交织在一起的感情涌上他的心头，使他不愿意做这件“脏活”。这时，他站在马特维耶夫的面前为自己辩解道：“……我会打枪，可这毕竟是另外一码事。要知道今天早晨我们和他还一起吃的早饭。……你干这件事内行。”“要是战斗，我绝无二话……”马特维耶夫尽情挖苦了别扎伊斯虚伪的“英雄主义”。他义正词严地说：“世界上有那么一些心地龌龊的人，他们总是想落个最清白的名声。这些人心甘情愿去做任何工作，只不过工作中那些脏活、苦活得由别人替他去做。他们一心盼望当上英雄，干出一番光辉的事业，建立功勋。我碰到过这样的小伙子。要他们写个简短的开会通知，他们是绝对不肯答应的，因为他们想写的是一本厚厚的科学著作。他们愿意去炸铁甲列车，却不愿意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劈木柴。这样的人是无益的，因为建立功业的事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往往只有一次，而费力气的活却天天都得有人去做……”然而我们原谅了别扎伊斯，因为别扎伊斯不仅向往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而且真心实意地准备时刻把生命献给革命。在艰难危险的秘密工作环境中别扎伊斯精心照顾受伤的马特维耶夫，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能够在平凡的工作中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的。而马特维耶夫，这

位别扎伊斯称之为忠于职守但无意建立丰功伟绩的人，却传奇般地壮烈牺牲了。小说结尾，因失去一条腿而没有分配战斗任务的马特维耶夫在黑夜张贴传单的时候被敌人发觉，架着双拐的马特维耶夫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他自嘲地想着：数学计算对他是不利的，从没有任何人能违抗这个可恶的科学法则并取得成功。他被数字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杀害了。在弥留之际，他听到敌人说“我们可叫他折磨苦啦”。这句话顿时在他心中引起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为自己能够回到战斗的行列，作为平等的一员同战友们并肩战斗而自豪。马特维耶夫表现出革命战士“一息尚存，战斗不已”的高尚革命情操。他虽然没有建立丰功伟绩，但他是伟大的。

《敌后》是维克托·金惟一的一部小说。文艺评论界认为仅此一部小说足以使作者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它并非作者自传小说，别扎伊斯也并非作者本人，《敌后》是一代人的传记。

如上所述，在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上是异常成功的，并且通过别扎伊斯和马特维耶夫表现了苏联一代青年的成长过程……因此苏联评论家认为它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毁灭》^①。

值得一提的是：《敌后》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两部齐名的作品。《敌后》出版于1928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于

① 《苏联俄罗斯小说史》（俄文版）181页。

1932至1934年。两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因为维克托·金与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喜欢《敌后》，但我不同意书的结尾……”看来，两位作家对主人公的最后结局的处理的看法是明显不同的。

《敌后》于三十年代由卡尔达绍夫改编为话剧《我们的青春》，在莫斯科小剧院上演，尔后，由戈尔德费尔德再次改编成话剧，取名《当心儿沸腾的时候》，于1957年上演。1958年经西穆科夫和察·金改编搬上银幕。《敌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熟悉保尔·柯察金、阿列克赛·马列席叶夫的我国读者一定会喜欢别扎伊斯和马特维耶夫。我期望《敌后》也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等优秀文学作品那样，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成长起着良好的作用。

山重水复

“这是我意料到的事，”别扎伊斯一边用手抠窗户上的腻子，一边说道。“前边有一大堆象鸡窝一样的东西。不用说，火车保准停在那儿，并且一停就得五个钟头，要停个够嘛！我真恨不得跳下火车，从后面踢它几脚，好让它开得快一点。”

别扎伊斯朝马特维耶夫瞅了一眼。马特维耶夫坐在一只

翻倒的箱子上，正用变色铅笔在手心上画五角星。这已是傍晚时分了。天上飘着湿漉漉的雪籽子。空荡荡的车厢里一片昏暗。一个玻璃瓶在地上滚来滚去，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马特维耶夫等待着，希望那只瓶子会滚到角落里后停下来。一个钟头过去了，瓶子可丝毫没有消歇的意思，于是他站起身，嘴里骂了几句，捡起那只瓶子把它扔到车门外去了。别扎伊斯百无聊赖，一直瞧着马特维耶夫，直到那只玻璃瓶被扔出车外才转过头，继续眺望窗外。这回他估计错了：火车并没有停。

“阿穆尔铁路是一堆破烂，”他说完这句话停了停，“列车长说枕木腐烂了，用手一捅就是一个窟窿，每座桥都摇摇晃晃，似乎桥到今天还没有倒塌，纯粹是由于它已经习惯于架在桥墩上的缘故。天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糊里糊涂的共和国里没有人管管这些事。你还记得乌库列依站上那个混帐的值班员说的话么？‘这不干你的事！’他们全都给娇惯坏了。这些人感觉不到来自上级的约束力。好吧，等我们一跛一跛地到了伯力，我要去找站长，把我心里想的全都面对面地跟他说个明白。”

马特维耶夫画好了手上的五角星，眯缝着两只眼睛，不断地打量着自己的杰作。

别扎伊斯每天都站在车窗前，用手抠窗上的腻子，同时嘴里嘲骂这条该死的铁路。日复一日，这已经形成习惯。他把那些不堪入耳的话都骂了出来，还扬言要去告状。这稍许能改善他那已经糟透了的情绪。他说道：“如果我不把话说出

去，闷在心里也会得病的。”马特维耶夫倒不去理会别扎伊斯，因为这终归要比大吵大闹好得多。别扎伊斯在乌库列依就干过一次这样的事。火车在乌库列依停了两天两夜。别扎伊斯的脸色变得实在吓人，后来他实在按捺不住了，狂叫着冲进站房，制造了一场不小的“地震”。他真要拚命了。

“还是个民主共和国呐！①”别扎伊斯大声喊叫，马特维耶夫拽着别扎伊斯的手把他往门外拖。

“一塌糊涂……象个剧场！”

别扎伊斯不是一个静得下来的人，性格如此嘛！他根本不能一声不响地坐着，平静地让火车象老牛拉破车似地把他们送到伯力城。他才十八岁，正当锦簇年华。

起初，马特维耶夫也参加了这些无聊的争吵，不过他只限于跟列车长大声吵嚷一顿而已。旅途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清晨，瑰丽的晨曦洒向沉睡在皑皑白雪下的森林，覆盖着积雪的车站在寒雾中迎面飞驰而来又匆匆离去。悬崖峭壁和黑褐色的落叶松在窗前掠过，奔向后方。偶而，在路基的斜坡下面，能够看到埋在积雪里的扭曲在一起的铁轨和货车的骨架，还有长满黄锈的火车头。

一轮红日冉冉东升，太阳出升的样子天天都是一样的。铁炉子上满身斑斑点点的水壶又开始冒出蒸气。别扎伊斯又走到车窗前去骂这条铁路了。马特维耶夫已经厌倦这一切。他没有气力一连几天去生气，也没有这个勇气。因此，他认

① 指1920～1922年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建立的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译注。

为与其去动肝火，倒不如安静地坐在车厢里，全神贯注地畅想、幻想：想象那春天已经突然出现在眼前，人们用不着在停车的时候跳下车去寻找木柴，那该有多好啊！

从莫斯科动身到现在已经三个星期。别扎伊斯却觉得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伊尔库茨克之前的那段路，他们挤在无插针之地的车厢里。说真的，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都是很困难的事。他们坐着睡过，也站着睡过。身体随着列车的波动和谐地摇晃。列车有时一连几天停在侧线上。有一次，在两个车站之间的线路上，车厢下面的一只轴箱烧坏了。车厢里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倾听着车轮发出的尖啸的哀求声，担心他们乘坐的这节车厢被甩掉。一天夜晚，一阵腥臭气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有个女人在过道上生孩子。为产妇腾出的一块地方，垫上了一张报纸，又叫男人们转过身去。天将破晓，一个男孩呱呱落地。整个车厢的人又在议论该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还顺带着骂那个女人干了一件蠢事。

最糟糕的事情是从伊尔库茨克开始的。别扎伊斯和马特维耶夫必须在伊尔库茨克下车，到省肃反委员会领取到远东共和国的入境签证。在伊尔库茨克车站，他俩又是喊叫，又是吵骂，好不容易挤进加暖车。加暖车是专门为某师政治部巡回演出团的演员提的，这伙人把她足足骂了一夜。第二天又骂了一个白天。然后到了金斯克，也许是骂累了才住上嘴。起初，他干脆闭上嘴一声不吭地坐着，一副惘然若失的样子，心里犹郁地想着：让他们去骂吧！生活嘛，反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早晨，第一个睡醒的是指挥。他先把灯笼裤里的肥腿从板床上伸下来，打着哈欠，用手挠着面颊和下巴上的硬胡须，然后捅醒滑稽演员——一位萎靡不振、受人鄙视的人物，吩咐他去打开水。悲剧演员接着起床。他提着自己的小糖袋去喝茶。悲剧演员是个精力充沛、脾气暴躁的家伙，喜欢寻衅闹事，跟大家过不去，每逢他丢了咸鱼或者糖，就打上年纪的喜剧女演员的嘴巴。车厢摇晃，从门外钻进一股冷风，人们不尊重他……世界上对他没有一件顺心的事。马特维耶夫饶有兴致地瞧着这位悲剧演员，心里暗暗吃惊地想着：人也能堕落到这种地步啊！

过了一会儿，车厢里的人陆续醒来，发出一串串的咳嗽声和抱怨声。他们生起大炉子，一边喝茶一边谈论着梦中的事。他们之中只有三个女人，两个年轻的，一位上了点年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脸蛋儿挺招人喜欢，有着端庄秀丽的轮廓，头上簇拥着乳白色的卷发。看得出她还在妙龄之时就十分注意外表的修饰，并把这种习惯一直持续至今。难怪悲剧演员每次打她的时候，她东躲西闪，生怕打到脸上。两位年轻的女演员长得并不漂亮，因此在这群人的心目中没有什么地位。

他们在赤塔车站碰上了意想不到的事：乘上了一节用高级车厢改成的大型流动俱乐部车。他俩弄不明白怎么交上了这样的好运。那天他俩正在党委会领取到伯力去的出差证，一位身着军装，气喘吁吁的人跑到跟前，一个劲儿地央求他俩把一节俱乐部车护送到伯力，交给正停在那儿的装甲列车。